

回乡收玉米

张宪

我在距离山寨40公里外的县城上班，周末没事就回山寨。县城叫永顺，山寨喊懂家湾。我一直懂懂家湾喊山寨，它在大山深处，现今住着五户人家。八月因疫情缘故，我只回过一次山寨，回山寨是帮我爸妈收玉米。

我爸妈是同一年出生的，我妈比我爸大13天，今年都64岁。我妈一直住在山寨，在山寨养鸡和种田地。田里不种水稻，种蔬菜。地里种玉米和油菜，玉米给鸡吃，油菜自家榨油吃。我家世代都是农民，种田地是我爸妈所擅长的，分到我家的那些田地，那块田地适合种什么，我爸妈摸得一清二楚。在我家对面的山里有块地，我爸妈一直拿它种玉米。我小时候，这块地种的就是玉米，算算至少三四十年了。这块地不大，差不多三四亩。山寨种地，不是牛耕就是人挖，到现在还没改变多少。我家没养牛，那块地是我爸妈在春耕前，一锄头一锄头挖的。

玉米种下后不久，我爸生病住院了，然后做了切肾手术。玉米施肥、薅草、补苗，都是我妈一个人。玉米长出幼芽时，我妈每天早出晚归去地里赶鸟，鸟儿还是趁我妈不在地里的空档，偷吃了我家的玉米苗。玉米成熟后，野猪又老光临我家玉米地。我妈带着我家大黄狗和二黄狗去地里守野猪，白天守，野猪晚上来，我家的玉米还是被野猪偷吃了一大片。我和我爸妈收玉米时，我妈还特意指给我看，被野猪偷吃的玉米，我目测了一下，估计有五六十株。

自从我爸做完切肾手术后，我一直想，我家对面山里的那块玉米，怎么收回家。若我妈一个人去收玉米，不把她累死，也累得半死。我爸在没做切肾手术前，随便能挑上百斤重的东西。我爸年轻时，去我家远山的田里收稻谷，打谷机都是我爸一个人扛的。到玉米快要成熟后，我又想，若我爸妈周末收玉米的话，我还可以回家搭把手。后来，我跟我妹妹商量，要不等收玉米时，请几个人帮忙收或到村上租匹马驮。我爸妈也赞同。等玉米成熟后，我妹跟我爸妈说请工，我爸妈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心痛花钱。我爸前段时间住院花了一大笔钱，住院期间，我爸找了医生好几次，说回家治疗。医生把电话都打给我了，说我爸要回家。

从玉米地到我家，有两公里的小路。小路谈不上悬崖峭壁，但格外窄，上坡下坡像个V字，没有一点平坦的路。路上很少有人走，有些地段路垮了没人修，路上漫的全是水。路上的杂草，把路都盖得看不见了。我妈在收玉米前，花了一天时间，把沿路的杂草砍断，把垮的地方挖了台阶，还挖水槽把地上的水引走。这么一段路，我爸妈清楚得很，如果花钱请人收玉米，按照工价200元的话，肯定没人干，开高了又不划算。收那块玉米请人的话，我估计得六七百元。我家那块地的玉米，产量就在一两千斤，加上今年玉米棒子坏的较多，产量减少。我爸妈在我回家的前两天，就开始收玉米了。

小时候，我们山寨收玉米，是挨家挨户换工的，你帮我家打谷子，我帮你家收玉米。有时碰到谁家秋收，忙不过来，也有打白工的。山寨一到秋收，格外热闹，这条沟里有人打谷子，那条沟里也在打谷子，打谷机一天到晚，在山寨响个不停。有时打谷子的男人挑着谷子与另一家打谷子的男人相遇后，各自在田坎上抽支纸烟，聊聊他们会帮工家的几亩田，收了几担谷子，比比谁家的谷子产量高。

我从县城回到山寨，已是晚上八点多。那晚的月亮又大又圆，山寨亮堂堂的，把山寨唯一的一盏太阳能灯都比暗了，把萤火虫都赶得看不见了。在月光的照耀下，我家天塔上堆放的玉米，给灰色的天塔，镀了一道金光。我从玉米棒上踏过，被踩过的玉米棒子，哗哗地滚，有的滚到天塔边缘拦着的木柴上。天塔边沿拦着的木柴，是我爸妈怕我家大黄和二黄狗在玉米棒上打闹所放置的。

后来听我妹说，收玉米的那两天，我爸妈天没亮就去山里了，上午九点左右回家，下午四点去山里，天黑回家。那两天温度高达32度以上，太阳格外毒辣，脚踩在地上烫得嗷嗷叫。曾经，我在这块玉米地里帮我爸妈丢过种子，丢过肥料，也拔过多余的玉米苗喂过牛。还有一次我厌学，我爸妈把我带到这块玉米地薅草，我身高达没锄头把子高，我的手臂和脸，被玉米叶子划得全是细小的红红的印迹。即

便我不薅草，坐在玉米杆子下歇凉，我爸妈硬是让我在玉米地里呆了一天。当然，在我长大后，也帮我爸妈收过玉米，通常都是我和我妈坐在地上剥玉米皮，我爸一个挑玉米往家送。回家的时候，我和我妈顺带一点，就可以了。

第二天清早，我没听见鸡鸣，也没听见鸟叫，我还在睡梦中，听见我媳妇轻轻地叫我，说爸妈去山里收玉米了。我赶忙穿好衣服出去，看见大黄和二黄正偏着头，歪着嘴，提着前腿在天塔上的玉米棒子上围攻一只蚂蚱，蚂蚱跳一下，大黄和二黄就跃一下。大黄和二黄看我出门，便放弃了对蚂蚱的追赶，跟我去对面的山里了。

路过一条溪沟，二黄跳进一个水凼，在水凼里泡了一会儿澡，才匆匆跑来。路上竟是一些狗尾巴草和芭茅，狗尾巴草上沾满了露珠，大黄路过，腿毛被露珠黏在了一起，跟二黄洗澡一样，毛一撮一撮的。路上被我妈砍断的杂草，慌慌的，有些蚂蚱躲在断草上，一眼就看见，但也看见了深秋的到来。我走到玉米地后，看了看对面露出黑色屋顶的家，但没冒炊烟。房子被屋前的树木遮得只能看见屋顶，轻盈的薄雾在屋顶上流动，像是盖了一条薄棉被，又像儿时好多人家同时生火，组成的一团炊烟。此时，远处山林里传来鸟鸣和鸡叫，而身旁是我爸挥刀斩断玉米杆的声音，还有玉米杆触地的声音。我爸将玉米棒从玉米杆上剥下后，顺手就砍倒玉米杆，眼前砍倒了一片玉米杆。前两天砍倒的玉米叶子已枯萎，紧缩成一团。我妈坐在一堆玉米皮上剥着玉米皮，玉米棒子差不多有半袋子了。我跟我妈一起剥了几根玉米棒子后，跟我妈说：我搬玉米回家，你和我爸就在地里收得了。我妈怕我搬不动，从袋子里拿出几根玉米棒子，放在地上。我用手提了提，叫我妈再放几根玉米棒子，我把她放在地上的玉米棒子捡进袋子，然后用一根绳子扎住袋口，扛起玉米就走。塑料袋没装满，差不多四五十斤的样子，我扛得也较为轻松。

我从小长在山寨，从玉米地到我家，有几个湾，有几个坑，有几个坡，都在我脑子里放着的。走山路，我是行家，即便扛着玉米棒子也不是很费劲。一个早上下来，我扛了六袋玉米棒子，加上我在半路接过我爸妈的两袋玉米棒子，扛了八袋。我爸看我衣服湿透了，他叫我慢一点，其实我已经够慢的，从玉米地到我家一个来回得半个多小时。我妈看我一个扛，她中途也背了起来，背的比我扛的还重。我知道，她怕我累着，自己多背一点，我就少扛一点。

我在扛玉米棒子的途中，很少停下脚步看山。从我头上滴下的汗水，有的滴在地上，有的滑到我嘴边。滑到我嘴边的汗水，用舌头黏一下，吸进我肚子。

我所途径的一个溪水口，黄色的彼岸花开得正艳，每次路过我都会撒上几眼，好几次我想坐在石板上，欣赏一下彼岸花。当我看见太阳渐渐升起，再到太阳渐渐变成夕阳，我都没停下脚步。说实话，我虽是个农村孩子，像扛玉米这样的重活儿，我爸妈很少让我干。我起初扛玉米，走路还很轻盈，从坡底爬到坡顶，气息还很均匀。到了下午，扛起玉米，脚好像注了铅，就连走下坡路，腿肚子都胀痛。加之天气炎热，喉咙像是一堆干柴，一点火星即可燃烧。

我家那块玉米地，下午当西晒。地里没有树木，我爸妈只有坐在玉米杆下歇凉，从远处吹来的山风，吹在身上都是热的。倒是风吹动玉米叶子，哗哗的响声，听起来有些惬意。我爸妈看着我疲惫不堪的样子，叫我别扛了。我想，我爸手术还没两个月，我妈又瘦小，看着他们扛着或背着玉米棒子，我的心像划了一道口子。所以，即便我身上再没力气，我也咬紧牙关，跟我爸妈说，没事。那天收玉米，我妈回家做晚饭时，叫我和我爸妈别收了，一起回家得了。我还是叫我爸在地里收，我继续像蚂蚁搬家似的，搬运着玉米棒子。我一直搬到路面看不清了，才跟我爸朝着家走去。

从山口升起的月亮，像火苗一样艳红，把一座静默的山给烧红了。我们一家人坐在堆满玉米棒子的天塔上吃晚饭，风从我的头上吹过，闪闪的星星驱散了我的疲惫，但我想着对面山里还站立着玉米，又有些惆怅，因为明天早上我又得回县城上班了，那些玉米我爸妈肯定不会等到周末再收了。

古人巧改诗词

江舟

瞻改我的诗，改得好！落蒹葭三字不仅符合事理，而且还把水边芦苇的茂密程度也描绘出来了。

有一天，苏轼、苏小妹与苏门弟子黄庭坚三人在一起闲聊。苏小妹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两句诗来，她说：轻风细柳，淡月梅花。并对苏轼与黄庭坚说：在这两句之中各加一个字作腰，你们说加什么好呢？苏轼又将这两句诗吟诵了一遍说：加摇映两个字吧，说成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苏小妹说：摇字只能说明柳枝的动态；映字有些乏味，不好。苏轼又换了两个字：那就改成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吧。苏小妹摇摇头说：舞、隐二字还不够传神，仍不够理想。黄庭坚一看师兄两次加的字都被苏小妹否定了，自己也不敢发表意见了，于是他就请苏小妹加字。苏小妹在这两句诗中加了扶、失二字，改为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这扶字使风人格化了，描绘了轻风对细柳的亲昵之情；这失字，表现了月

下景物的朦胧美。苏轼、黄庭坚听后，都拍手叫绝。

著名词人辛弃疾在练兵或办理公事之余，还经常写词言志。他每有新作，总要宴请宾客，让歌妓将新作唱给宾客们听。之后，便请宾客对新作提出批评意见。有一次，在宴会上辛弃疾让歌妓唱他的旧作《贺新郎》和新作《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宾客们提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意见，辛弃疾有些失望，最后他就把目光转向了坐在席侧的岳飞之孙少年岳珂身上。由于辛弃疾的再三相问，岳珂见这位老前辈态度诚恳，于是就大胆地提出了对这两首词的看法。他认为《贺新郎》虽豪视一世，但首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与尾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前后诗意有些重复；而新作《永遇乐》，连用四个典故，典故似乎过多。辛弃疾听后大喜，举杯对宾客们说：岳公子的意见正中我的痼疾！此后，他数十次地修改自己的作品，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展翅高飞 李海波摄

母亲的的味道

程广海

磨蹭蹭地和我说话，有些不愿离去的样子。

一个周五下午，寄宿的同学们都要回家大休了，春芳把一摞作业本放在我的办公室里后，问了些学习中的问题，在她交流的时候，春芳总是有意无意地往我身边靠，她的额头还差点碰到我的脸颊。我看了她一眼，问到：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她羞怯的脸上露出一丝红晕，轻轻地嗫嚅道：老师，没有了。然后，她转身离开了。

我作为班主任，每周一下午要督促检查女生宿舍的卫生情况，我刚走到宿舍门口，碰到打水回来的春芳，她走到我面前，吞吞吐吐地说：老师，您能帮我洗洗头吗？我说：那好啊，洗完头，老师还会把你的马尾辫帮你扎成一个漂亮的小辫子呢！

看得出来，春芳十分享受洗头的过程。宿舍的女生听说我要给春芳扎辫子，都叽叽喳喳地围过来看。不一会儿，两条别致的小辫子扎好了，在女生们一阵阵的欢呼声中，一种与生俱来的母爱荡漾开来，使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幸福的时刻。

都一个星期了，春芳还留着我给她扎成小辫子的发型。那次交完作业后，王春芳望着我说：老师，这还是您给我扎的辫子

呢，我一直不舍得动呢。

我感到有些奇怪：为什么？春芳说：我觉得，老师给我扎的辫子上，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和气息。

特别的味道和气息？我一头雾水。

新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在迎接新年元旦的主题班会上，我要求每个同学说一句话、表达一个祝福心愿、或表演一个属于自己的文艺节目。主题班会气氛特别活跃，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有些疑惑，王春芳平常那么开朗，这会怎么不积极了？我不断地看着她，她也似乎看到了我的眼神，只是朝我笑笑。

全班四十五名同学，王春芳是最后一个发言的。我站在同学们中间，看到她缓缓地从我教室的一边走到我身边，她对我说：老师，我能抱一抱您吗？我愣了一下，随即张开双臂。王春芳紧紧地搂着我，有些害羞地趴在我的肩头说：老师，您第一次把我搂在怀里的那一刻，还有您给我编的辫子，都散发着妈妈那久违的味道，它是那么温馨，那么温暖，那么亲切。

我再一次将她紧紧搂在怀中，眼里已泛起点点泪花。

决战瘟神

刘祥斌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我们没有了大年三十的大餐 这一年我们没有了春节初一的对联 这一年我们没有了正月十五的团圆

我们抛弃了小家庭的温暖 我们誓死捍卫美丽的家园 我们投入了那场前无古人的决战 哪怕流血牺牲 也无悔无怨

新冠瘟神造孽来了 那双肮脏的黑手 疯狂肆虐着荆楚大地 武汉人民 在万分痛苦中备受煎熬 大街小巷 空无一人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张家界人民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场阻击战

三批援鄂队伍昼夜赶赴前线 医护人员用血汗 在武汉三镇 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壮歌

在家的我们 披星戴月不曾懈怠 我们默默守护着自己的亲人和家园 100多个日日夜夜 张家界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 张家界人民谱写了壮丽诗篇 这里零感染、零死亡、零事故 这里确诊病例最晚、治疗周期最短、病例清零最早 这一方水土如此宁静美好 这一方天地如此和谐平安

本以为 这里一直是青山绿水 本以为 这里一直是白云蓝天 命运和方向 却出现逆转

2021年的流火七月 因为 一个偶然的疏忽 一架从南京来的飞机上 新冠恶魔随风而至

于是牛年不再牛气冲天 张家界瞬间陷入沟壑山涧 张家界飞鸟走石天昏地暗

德尔塔 的乌云笼罩着我们的家园 德尔塔 的狂风席卷了我们的家园 德尔塔 的苦雨侵蚀着我们的家园 德尔塔 的烈日炙烤着我们的家园 凶残瘟神妄图 将我们拖入苦难的深渊

但 张家界永远不会屈服 这是一块英雄的红色土地 这里回荡着红二方面军冲锋的号角 张家界人民也坚决不会答应 因为 这是一群英雄的儿女 这里 驰骋着各族儿女战天斗地的英姿

绝不能坐看恶魔的狂舞 绝不能旁观敌人的肆虐

张家界毅然决然按下了暂停键 党委政府一声声召唤 封闭！值守！筛查！检测！隔离！救治！

全员网格化管理

哪怕舍弃自己也要保全大家 哪怕牺牲自我也要换来新天地

多少人背井离乡来支援 多少人抛妻离子来战斗 多少人三过家门而不入 多少人静坐家中不添乱 多少人夜以继日在坚守 多少人废寝忘食在奋斗 多少人餐风露宿在奔波 多少人跋山涉水在服务

几十万人的坚守和付出 一万多人的隔离和管控 十一次的检测和筛查 一个多月的拼搏和奋斗 终将 新冠瘟神击溃在张家界

新冠瘟神 狼狽逃向九霄云外 新冠恶魔 仓皇遁往异国他乡

我们的张家界 又一次云开日出 中国的张家界 又一次风停雨住 世界的张家界 又一次彩虹飞渡 天门山的大门祥云环绕 澧水河的波浪劲舞高歌 南国仙境 再一次 焕发勃勃生机

张家界 永远美丽的张家界 张家界 永远神奇的张家界 张家界 永远迷人的张家界